



月光仙子的天空

文——凌拂

繪圖——李純慧



他垂目低頭，微笑的唇角似揚未揚，極其委婉的要借一本他新買的漫畫書給我看。那是一本美少女戰士，他鍾愛的寶貝。我掃一眼他的神情，童真與異質的心神閃爍之中，我知道他非常希望而且渴盼和我分享。

粉紅色封皮，裡面的人物，一個個都是漫畫美女，閃著水晶一般星芒的大眼，如翻浪一般的妖嬈捲髮，一個個都青春正盛，但是紙上娃娃，看不出應有的生機與真純。我幾乎不想伸手接過書來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奇異世界，我早已失去了可以被誘引的年齡，無心探索。但是我仍然順著他站在操場的中央，聽他翻書歪著頭告訴

他塊頭高大，
三年級的男生，進進出出，
常常手裡捏著一張
美少女戰士的紙娃娃，
非常熱切，
打從一進門開始，就一臉慎重莊嚴，
期望所有的人和他分享
他手裡那美麗的金星、土星或火星仙子……。



我哪是金星仙子，哪是木星仙子，哪是水星仙子，哪是月光仙子……還有他可愛的小兔妹妹。在我看來都一樣的眼睛，一樣的小嘴，我始終無法弄懂那一堆仙子是誰，但是我弄懂了原來那一堆美女統稱為美少女戰士。

三年5班，一個張牙舞爪的班級，初接手我就認得他了。他的眼神是清亮的，閃著一種奇異的空靜純寂，但是從未如一般孩子那樣有明確的焦點。他對我微笑，如流水行雲，但是說起話來情境飄忽，他敘述的每一個情節各自分離完成，皆單獨維繫在一個不相關的點上。

我問他什麼叫美少女戰士？

他稍稍愣了一下，顯得有點棘手，聲音婉如低絮，眼神沒有對焦，告訴我說那太難講，有點複雜，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。

但是他會說金星仙子如何如何，木星仙子如何如何，火星仙子如何如何……。

我有一度有很深的厭離，怕看到他，因為弄不懂他。他無法完整的把美少女戰士串連起來，只能讓各仙子分離獨發展，一如我，手中似乎擁有他許多靈光一閃的片斷，但是行遠飄忽，若即若離，若斷若續。吉光片羽，我無法自種種組合他的全貌中串出他生命內質的關鍵與重心所在，我苦於找不到可以開啓他的那一把鍵。

根據種種線索與輔導資料上說，他是個學習障礙的孩子，面對這個資料，我在探索之中。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孩子，因為不知，也因為不解，所以面對一切的資料我都猶疑在未確定之中。

孩子的母親說，他剛出生之際醫生判定了屬於智障，硬是要她這個做母親的接受事實。沈苦、傷痛，在深深的哀婉之後，混著輕輕的喟嘆，做母親的決定接受並替他承担一切。除了



穿衣、吃飯、睡覺……舉凡能代他的，一切都代了。因為不捨，所以那個一生一世的曲折寒愁，母親決定自己承擔，心上的朔風寒光，細針一點點都穿透心肝，沒有人知道未來的路天命旨意將往哪裡彎。

可是上了小學，經過密集壓縮緊迫反覆的叮嚀學習，某些學科他可以考到九十幾分，超過一般小孩。醫生當年的誤判，對孩子的母親是另一重驚疑與困惑，疲累的感覺與內裡的慨嘆，做母親的發現在接受了醫生的判決之後，對孩子承擔得多，開發得少，多年以來又錯失了一些什麼？而後他升上了三年級，一路顛躓迤邐，搖搖擺擺他到了我的手裡。

一開始他堅持與二婷同坐，班上有

二個婷，一個謝麗婷，一個王錦婷；他說他喜歡和名字有婷的人坐。啊，啊，我當然依從。二婷不置可否，只要相安，彼此親和那有何不可。我教了許多年書，沒有小孩會對同學的名字叫什麼那樣有感應，他的表達方式充滿了瑰麗的色彩，我靜靜奇納於心，金花璀璨，可那是他隨手用出來的東西。

後來漸漸告狀的人多了。一會兒謝麗婷找不到本子，原來夾在他的書裡；一會兒某人失了習作，找找原來在他的抽屜或書包裡。他一臉無辜，空靜純寂，眼裡依舊沒有對焦，彷彿所有的東西都是盡心收收，不知怎麼結果竟成這樣，惡作劇的似乎真是造化不是他。

然後，班上各類收齊的本子，一疊疊完整的置在置物架上，不時的會各類缺一缺二不等，遍尋不著。那些本子像幽靈，過一日二日，在大家已經想出新法取代方案，有了第二本本子之後，那些幽靈本子，無聲無息，鬼魅一樣又寂寂躺在教室某一處其實並不十分隱密的所在。

班上有人說，教室裡無人的某一時某一日，曾看到他正在關上儲物櫃或

實驗箱，不知是在神祕藏納一些什麼？這一說，大家紛紛打開教室四圍的儲物櫃，所有失落的本子都在隱密角落塞了一堆。他依然那個眼神，沒有對焦，一臉空靜純寂，不知眾人找得快懷疑自己記憶信心的那個東西是什麼。

我私下問他，藏本子的時候，是隨手拿隨手藏，還是每一疊都有翻翻看，確定名字之後再私藏。他一派安靜委婉的說，是先看名字再藏。既是如此，那當然是有特定對象與因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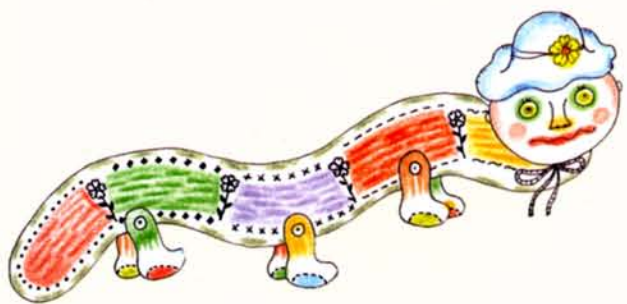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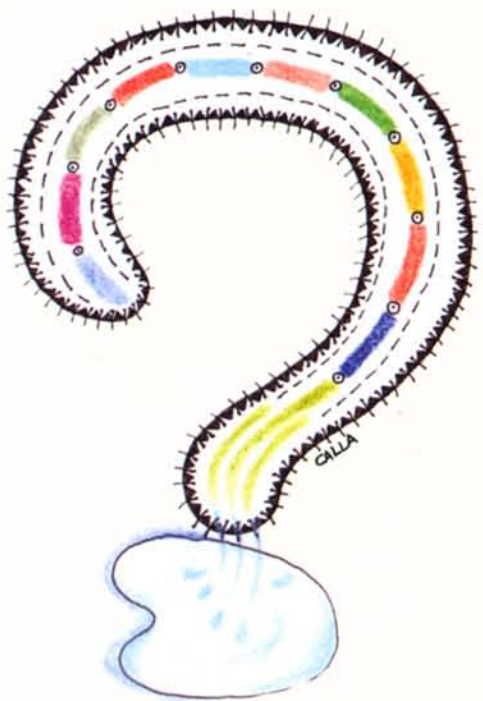
他非常渴盼朋友，但是却進不去他渴盼的那個世界。孩子們玩的東西他玩不來，他玩的東西，對孩子們來說是個可笑的夢幻世界。他塊頭高大，三年級的男生，進進出出，常常手裡捏著一張美少女戰士的紙娃娃，非常熱切，打從一進門開始，就一臉慎重莊嚴，期望所有的人和他分享他手裡那美麗的金星、土星或火星仙子……。這個世界不是個友善的了解他的世界，一般而言，三年級的男孩子是不玩那妖嬈的紙娃娃的。所以他的世界奇異，冒犯干擾別人是他唯一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強行進入眾人世界的

個委婉神情，眼裡沒有對焦，空靜純寂；可是，相對的，我感到另一頭是一種極盡的乖離，我探不到他內心的開端，他內心的那個原態也就更顯得模糊不清了。

他是一個特別的孩子，有一個我進不去的世界。他有時在聯絡簿上寫，我今天非常高興，因為美少女戰士、天王星和月光仙子一起作戰呢。有時候寫，我今天心裡想，我如果讀高中的時候跟美少女在一起就好了。也有時他告訴我，老師我告訴你，我今天很高興，因為月光仙子又來了。

星星有什麼重要？

月光仙子的天空我要如何感覺？



方式，但是在孩子之間只會匯報他的惡行，漸漸的，他成了一個被孤立的角色。我常常看他一個人惘惘的來去，彷彿是習慣了孤獨，所以似乎也很容易快樂。我確定他沒有什麼心機，但有怨氣。生活點滴，他天天處在一個朋儕皆拒絕他的環境之中，孤獨是他自己的，快樂也是他自己的。是不是因為這樣，他喜歡抓蝌蚪，抓蝸牛，抓昆蟲。我看他把蝌蚪裝在撿來的塑膠杯裡，很高興的拿來給我

我看他升旗時站立的姿勢，眾人皆併腿併手立正，獨獨他一脚向前，一脚向後，站成弓步，身體後傾仰頭，翹首看著藍天。國旗冉冉上升，飄揚飄揚。學校裡的人鍾老師說，最值得敬佩的是他，所有的人都立正，只有他那姿勢是高難度的姿勢，那樣站立，比誰都累。我看著，心裡有些受創，因為無力。天空上，他的月光仙子在嘍，可曾看到他無害的不安，他搞不清楚的人的位置，生命的位置。他告訴我月光仙子又來了，我隨著他的眼光看向天空，心裡知道，出世的時候，他有一個夢幻王國沒有斷盡。

✱

看。他說，老師你看，好可愛喲，我要回家養牠。可是我知道那其實只是他的禁嚮。

他也愛抓毛毛蟲。學校走廊外側種了一排馬利筋，那是樺斑蝶幼蟲的食源。

我則常看他蹲在走廊上的巴西鐵樹旁，看樺斑蝶的幼蟲爬行，心中總是納悶，那幼蟲根本不吃巴西鐵樹，可是這麼遠的路，十幾隻因何會集中在巴西鐵樹的莖幹上一隻一隻從下向上胡亂爬。後來，想通了。果然，他把馬利筋上的幼蟲一隻一隻往巴西鐵樹莖上捏，幼蟲由下往上慢慢蠕動著爬上頂梢，他再把牠捏下來重來一次，這世上能讓他這樣掌控的除了蝌蚪、蝸牛就是毛毛蟲之屬了。我看得心裡乏力而且疲倦，那毛毛蟲是否和他一樣挫敗，蜿蜒曲折，弓身蠕動，到底誰是誰的主宰和上帝，造化之大，誰能超離和看清背後那一隻隱在的手。

他明白關於馬利筋和樺斑蝶的關係，可是他不明白人世的孤寂和他內裡荒荒的心。我告訴他，你愛那毛毛蟲嗎，如果你是那毛毛蟲，你希望那愛你的人這樣捏你揉你，把你放到一個沒有東西吃的地方嗎。他依然是那

✱〈來信分享〉

親近自然 潔淨心靈

〈台中市〉
來信●鄭仁慈



〈攝影◎張力〉

感謝編製精美的〈源〉書刊，看了六期使我回顧年輕時大家如何打拼的日子。特別是光復當初缺電的日子台電人員不辭勞苦奮鬥的光景。

最近幾期介紹自然生態及珍貴的生物，使生活在繁華的同胞，親近大自然，潔淨心靈，貴刊的奉獻精神值得稱讚，這期得知台電昔日總經理黃輝先生已仙逝，真懷念老照片真寶貴。